

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續編

44

本書編委會◎編

全七十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中國易學文獻集成續編

本書編委會◎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胡煦撰

周易函書約存十五卷首二卷周易函書約注十八卷

周易函書別集十六卷(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四—十六)

清乾隆間刻本

第四十四册目錄

周易函書約存十五卷首三卷周易函書約注十八卷周易函書別集十六卷(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四—十六)

(清)胡煦撰 清乾隆間刻本

周易函書別集十六卷(卷十四—十六)

卷十四 三

卷十五 三五

卷十六 九七

易說六卷 (清)惠士奇撰 清道光間刻《皇清經解》本

卷一 一一七

卷二 一五一

卷三 一八九

卷四 二二五

卷五 二六三

卷六 二九五

大易擇言三十六卷(卷一—三) (清)程廷祚撰 民國間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提要 三三一

序 三三五

例略 三四三

例餘 三五三

卷一 三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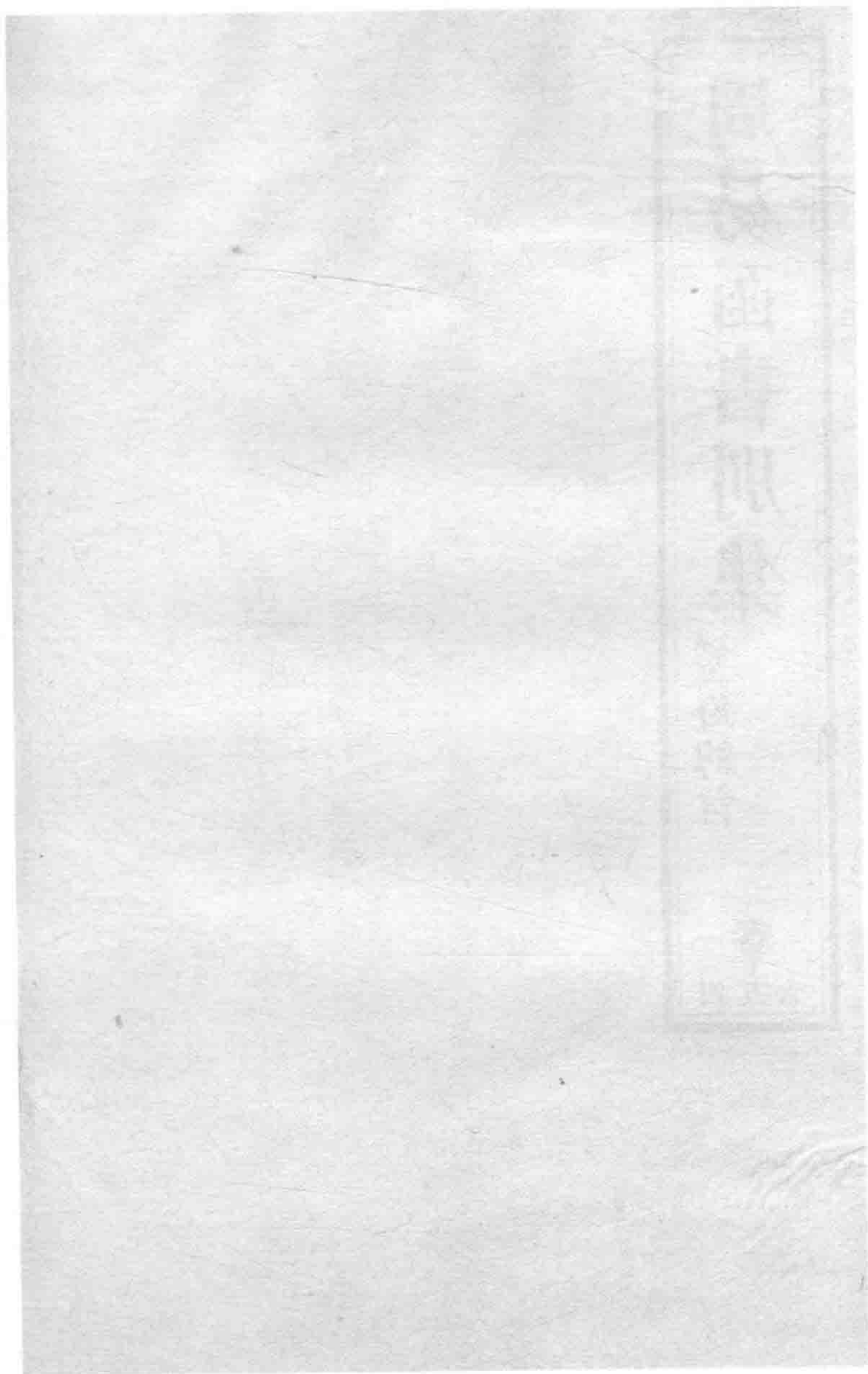
卷二 四七五

卷三 五四九

周易函書別集

篝燈約旨

卷十五
六五四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四

禮部左侍郎胡煦著

篝燈約旨八

泛論易派

朱子曰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一禪者之經。煦按今之解經者。止可云舉業經耳。并不可爲文人之經。而况儒乎。

天地無二易。聖人無二道。經世書全明易理。非明易數。其以周易爲占卜之書。則淪於數而不之覺耳。元包猶不離乎易。至於太元洪範洞極潛虛。皆易外之易也。政恐聖人不能有易外之

道。

太元惟易辭之似耳。所蘊之理。非易蘊也。文中子惟論語之似耳。然其雕語鑿句。刻劃形似。其圭角亦顯然呈露矣。若聖人之言。則溫如而藹吉矣。

太元準洛書之數。擬易而別立筮法。洞極亦準洛書之數。亦學太元而別立筮法。洪範亦準洛書之數。兼倣太元洞極而又別立筮法。此皆全與易背者也。然九九之數。可倣而變易其制。獨八八之卦。無有倣而變易其制者。以聖聖相傳之道。卽象而存卦爻。寓義之精。不易窺測故也。甚矣易道之精深也。

潛虛擬河圖之數而爲之者也。然止名數而不名易。當與儼然

自命爲易者殊矣。洪範但取洛書九數耳。他何取也。元包因聖人之卦。特其自立筮法。不合聖人之道耳。

皇極經世書。全論易理。故與僞作者迥別。至以聲音起卦。則邵子獨契之妙也。然三十六母。從喉中出。以次而達於唇。至並明而止。此亦由中達外之義也。蓋聲音之清濁高下。既有陰陽。而陰陽之中。又有剛柔太少。如見溪等爲少剛。知徹等爲少柔。精清等爲太剛。曉匣等爲太柔之類。邵子分別聲音。終不能離此四等。後世有因鼓聲而知人語者。要亦本聲音之母。而藉數以識之也。

易之理無所不包。故凡物苟具陰陽之義。則皆可以起卦。三易

之傳用著。著具四象者也。南蒯之叛季氏。枚卜之矣。枚與著無異也。及火珠林用錢矣。錢亦具有四象者也。苟存其義。則鏡卜。骨卜。紫姑卜。結羊腸。莫不克與前知之妙。總不離陰陽四象而已。

焦京者。易外之別傳。有數而無理。是全乎究占者也。然而納干納支之妙。皆有至理存焉。解其義者。卽識干支之所自起。蓋義軒傳授。雖無干支之名。當必有干支之義。寓於卦中。故大撓師其遺意。遂定爲干支二十二字。文王周易尚存甲庚乙巳之辭。或亦開創聖人慮執精者忘粗。故寄細微曲折之理於至粗至淺之中。俾得藉占而永其傳乎。要之精粗本末。在聖人原自不

分。觀於易而可以見矣。

劉牧以下。如李觀張行成朱震。悉以爲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是皆未能深知圖書之奧也。圖書之說。當以邵子之言爲正。以其揆諸易理。無往不合故耳。

易卦之干支行於六爻。而旺相休囚。全憑日月。後世術家。衍而爲壬乙禽遯。其五行生尅之理。皆由易卦出也。然而支離甚矣。惟六壬全憑日月而推。精其義者。猶可以知目前之事。

後之儒者。惟從周易得入。始能參到聖人秘密處。擷撲不破。宋惟康節先生近之。漢之董江都。從中庸得入者也。宋之伊川先生。得力於論語者也。煦得孟子性善之說。參之六經四子書。無

往不合。然後知聖人無二道。

改過

學如顏子。夫子以不貳過稱之。則顏子之有過可知。過何損於人乎。過而不改。是爲過矣。

凡人學力未到。邪妄僞欲。無日無之。要在換了種子。培植嘉禾。斯爲得耳。桃仁不能生杏。杏仁不能生桃。皆是其中之含蘊者。定之。逮及發生。遂不可易矣。人生絕大事業。俱從人心而起。而善惡不能均一。皆由其蘊含者殊也。且心體至靈。耳聞目見。最易染着。故人生不能無過。若朝培暮養。不知剷除。不知換了種子。流爲桀跖。亦復何難。故人遷善改過。必追尋到無極中。戒懼

慎獨換過種子。方始得益。若使剷除不盡。見聞觸動。終須有萌蘖發生之時。故程子有見獵心喜之說。

今人憚於改過。謂從前之積累已多。聖賢未必許我。此甚非也。善惡無兩立之勢。譬如行路人。差了路途。一向直去。便至差錯。到底忽然覺得。纔回轉一步。便絕非從前差錯之路。

善分大小。無兩善也。惡分大小。無兩惡也。故善惡二端。必無並立之勢。

換過種子之法。必如顏子非禮勿視之語。方是履實工夫。

既知換了種子。又須知有涵養之說。則孟子之集義是也。

物之善變者。皆在形質未成之先。打從無極中。走過一遍。如已

死復生。然後舊習方盡。始能變化新機。如螟蛉之土窠。蠶蛹之作繭。神龍之潛淵。道人之煉已。蓋此皆渾沌時也。故孔子於習說不移。若既習矣。將欲移之。必且拖泥帶水。故有見獵心喜之事。根本未盡。剷除故耳。未言習遠。先言性近。蒙以養正。作聖之功。正在此時。故人之改過遷善。必追尋到無極中。換了種子。與蒙童之渾沌相似。所由謂道爲率之於性也。夫無極中何能轉換。必如孟子集義之說。逐漸集去。集之既久。滿腔中全是太和充溢。不知不覺發出來。絕非舊種。全是新機。庶幾可耳。

論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又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小人之過也。必文。若不爲君子之見。而爲小

人之文。耻於師人。而不耻。不若人。究爲小人之歸也。悲乎。

人之有過。或幼失教誨。而誤於不知。或隨俗委靡。而失於不察。或交不擇人。而漬而漸深。或心未熟思。而率爾任意。逮其既覺。則必將善悔。悔而改。斯善。悔而不改。是吝也。故周易善悔而惡吝。悔則改過之先資。吝則遂惡之胎媒也。

過有不知其爲過者。曾子之受杖是也。過有不得不自任者。孔子之於昭公是也。過有知爲過而卽改者。顏子之不貳是也。過有知爲過而不卽改者。此以待來年然後已之說也。然知而能改者爲過。知而不改則爲惡矣。

泛論學者

聖人之學。誠明合德。體用兼該者也。體之不立。則無以探天人合一之原。而用非其用。用之不具。則無以廣經綸參贊之能。而體非其體。故有孔子之聖。乃始有孔子之作用。有孔子之作用。乃實以成孔子之聖。後儒終日學聖。一當可爲之時。但以偏長小節自見。恐於體用兩字。未能全具也。

顏子未嘗用世。而嘗問爲邦。孟子亦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聖道之貴作用。亦可知矣。聖人豈有無用之學哉。

道貴於藝。偏全之不同等也。行重於文。虛實之不同倫也。君子貴其所貴。不貴其所不貴。重其所重。不重其所不重。

文字何益於實學。功名急。則文字重矣。浮僞最足損真。修虛名。